

秦汉女性服役问题新探

郭妙妙 晋文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秦汉时期的成年健康女性需要服更役。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并不能证明此后女性被免除更役。秦汉时期的成年女性等同于成年男性中的次要劳动力,通常都是承担轻体力劳役或半役。这也完全体现在西晋的残疾男女记录和丁中制规定中。和男性不同,秦汉平民女性的劳役均以成年人即“大女”或“大女子”的身份承担,并没有从轻到重、再从重到轻的阶段划分,她们的起役登记也要早于同年龄段的男性。这是成年男性的劳役,亦即承担国家徭役和兵役,均需要傅籍的一个根本原因。秦汉女性的起役另有自己的登记方式,而与专指成年男性的傅籍无关。秦代女性以婚姻作为大致的起役标准,辅之以身高和年龄,汉代女性则以年龄或婚姻为主。其身高通常在六尺以上,而年龄应在十五岁左右。平民女性还可以按照丈夫有无爵位及其对应的免老年龄为“老”,享有免除赋役的优待。“产子复”即怀孕、生产的女性被免除两到三年的算赋和徭役,其夫免除一年的算赋和徭役,优待妇女与鼓励生育的国家政策是相联系的。

【关键词】秦汉;女性;更役;起役;免役;产子复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6-0105-17

A New Issues about Women's Corvee Labor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GUO Miaomiao JIN Wen

(History Facult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Adult healthy women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required to undertake corvee labor in turns. In the second year of Emperor Jing's reign, the imperial decree that men start registering tax obligations when they were 20 years old was not proven that women were exempt from changing labor. Generally speaking, adult wome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equivalent to minor workforce among adult men. They usually undertake light physical labor. This is also fully reflected in the records of disabled people and "Dingzhong Zhi" (丁中制)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he commoner wome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undertook the labor with the identity named "Danü" (大女). There is no division from light to heavy or heavy to light about women's labor. The age that women starting service was earlier than men of the same age. This w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why adult men need to Fuji (傅籍) when they meet the conditions of corvee. The women had their own registration methods for practicing corvee labor,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Fuji. In the Qin Dynasty, women used marriage as the starting standard of labor, supplemented by

【收稿日期】2024-0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三国简牍经济史料汇编与研究”(19ZDA19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20@ZH026);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秦汉卷

【作者简介】郭妙妙(1996-),女,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晋文(1958-),男,南京师范大学随园学者,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height and age, while in the Han Dynasty, women mainly relied on age or marriage. Their height is usually six feet or more, and their age should be around fifteen years old. Civilian women can also enjoy the privilege of exemption from labor based on their husbands' title of nobility. "Chanzi Fu" (产子复) means that pregnant women who give birth are exempt from tax and corvee for two or three years, while their husbands are exempt from one year of tax and corvee. "Chanzi Fu" was one of the national policy to encourage childbirth.

Key words: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Corvee Labor; Qiyi (起役); Exemption from Corvee; Chanzi Fu

秦汉时期的女性服役问题尚未有专文探讨,相关内容仅是在讨论徭役问题时推测女性的服役概况。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秦汉女性服役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秦汉女性需要服更卒徭役,以黄今言、钱剑夫、施伟青、郑学檬和陈明光等为代表。如黄今言认为:“在秦代……不仅征发男子,而且役及妇女。”^①钱剑夫认为,妇女服更役是一个特殊现象,“即所役的还兼‘男女’,似乎服役县中的更卒徭役,还兼有妇女”^②。施伟青认为,秦时更卒的起役年龄是十五岁,“男女都要服役”^③。郑学檬等也明确提出:“汉代成丁男女每年必须在本郡县服一个月的‘更卒’之役。”^④二是女性不需要服更役,但有时要服一些轻役,以高敏、林甘泉、马怡、杨振红等为代表。如林甘泉等认为:“汉代妇女有时也要服本地徭役。……但汉代女子服役大概不是常例。”^⑤杨振红认为:“汉代女子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徭役义务,不需服更役。”^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秦汉妇女服役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张荣强原先认为秦及汉初女性均需要服更役,汉景帝二年之后“妇女不再承担正式徭役”^⑦。近年又修正提出:“汉景帝之后男子一律按照年龄征发徭役,大概此后女子就只服半役了。”^⑧对学界颇有启发。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重点讨论以下四个问题:秦至两汉女性服役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男性服半役时女性能否免除徭役?女性开始服役及“老”的判断标准为何?以及“产子复”免除的是怀孕、生产妇女及其丈夫的人口税还是徭役,抑或全免?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一、秦汉成年女性未免除更役辨

关于秦汉更役的问题,学界研究较多。一般认为,更役是编户民达到一定年龄时到所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属于正式徭役的一种^⑨。秦时女性服更役本质上是与男性同等对待的。如睡虎地秦简《工人程》规定:“隶妾及女子用箴(针)为缣绣它物,女子一人当男子一人。”^⑩钱剑夫据此认为:“这虽然基本上是指的

① 黄今言:《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② 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

③ 施伟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④ 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2页。按:其中第3章《秦汉的租、赋与力役制度》由陈明光执笔。

⑤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727页。按:其中第16章《徭役》由马怡执笔。

⑥ 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

⑦ 张荣强:《〈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⑧ 张荣强:《“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役身分的演进》,《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⑨ 按:关于更卒徭役的服役方式,王彦辉认为:“‘更卒’徭役指丁男在本县所服徭役,徭役性质属于法定的‘恒事’。丁男每年行徭不止一次,每次行徭的天数由徭事的性质和工期决定,徭事结束,乡官里正要徭卒践更的日数记录于徭券,全年累计践更一个月。”(王彦辉:《秦汉时期的“更”与“徭”》,《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⑩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工人程》,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74-75页。

奴隶的技术不如经过训练的工匠,但刺绣的女子也就是充当更卒徭役的女性也能抵一个男子。”^①女性刑徒(或谓徒隶)和身份为自由人的妇女从事刺绣工作,在劳役性质上等同于自由身份的男子,只是劳动强度有所减轻,从事女性的专长纺织和缝纫工作。《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以下简称《岳麓·伍》)记载:

令曰:毋以隶妾及女子居货赎者为吏仆、养、老<走>、守府,及毋敢以女子为葆(保)庸,令炊养官府、寺舍,不从令,货二甲,废。丞、令、令史、官啬夫弗得,货二甲。·内史仓曹令弟(第)乙六。(255正+256正)^②

也是规定不得雇佣隶妾和女子居货赎者为官府、寺舍做饭。而通常为官府、寺舍做饭的“葆庸”,应当是自由民身份的女性。可见女性的劳动强度,无论刑徒还是自由民^③,都比男性低。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徭律》规定:“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县道勿敢繇(徭)使。”(412—413)^④律文将女子与男性中的免老、小未傅者和免除劳役者并列,指明不需要从事委输传送等重役或远役。如此一来,汉惠帝时期关于男女同时服更役的记录便可以换一种方式理解。《汉书·惠帝纪》载: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⑤

这两段史料经常被用来作为秦汉女性需要服更役的证据。联系实际可知,女性虽然与男性都参与筑城,但具体工作不同,男性负责重体力劳动,女性或辅助劳动,或从事杂役事务。

景帝前元二年(前155)“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⑥,张荣强据此提出:“特别指明男子傅籍,并未涉及妇女的事。这似乎表明,此后妇女不再承担正式徭役。”^⑦韩树峰则提出了不同意见:“玩味此令,其重点并不在排除女子,专令‘男子’傅籍,而是重在表示傅籍年龄的变化。”^⑧此说可从,景帝二年令并不能说

① 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169页。

②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82页。按:“老”应是“走”的讹误字,简牍中的“走”指奔走的仆夫差役,主要从事文书传递等工作,里耶秦简8-756记载:“令曰:吏仆、养、走、工、组织、守府门、勘匠及它急事不可令田。”(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可证。

③ 按:关于“葆庸”的涵义问题,学界尚存在一些分歧。贾丽英根据西北汉简认为:“身份性的‘葆’为雇佣劳动者,普通庶民,无性别之分。与‘庸’不同的是这种雇佣关系带有长期性,其多从事杂务劳作,带有私人随从性质。”(贾丽英:《西北汉简“葆”及其身份释论》,《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其中“庸”为短期雇佣劳动者。谢坤对“毋敢以女子为葆(保)庸”的解释说:“这条律文显示,秦代官方曾禁止以女子担任葆庸,或令其在官府、寺舍中烹炊。之所以禁止这些行为,应当是由于这些劳作一般会派遣专门的男性刑徒完成(比如隶臣),同时为了更大的发掘其劳动价值,隶妾等人一般会被安排从事更能创造价值的工作(比如‘织’)。”(谢坤:《读岳麓秦简〈内史仓曹令〉札记》,武汉大学简帛网,2018年3月10日,http://www.bsm.org.cn/?qinjian/7737.html)近来王佳也认为“秦官府不仅将掌握的劳动力投入到雇佣市场,而且也在官府中使用了雇佣劳动者”,令文即“提到禁止在官府中以女子为保佣,通常是让男子做保佣”(王佳:《秦简所见雇佣劳动者探析》,《深圳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而杨蕾则主张,“毋敢以女子为葆(保)庸”的规定,可能是“统治阶级考虑到女性弱势的身体生理状况而发布的对犯罪女子的劳役照顾政策”(杨蕾:《〈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秦代女性的犯罪与优恤》,《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5期)。我们认为:从禁止女性刑徒为官府“葆庸”来看,通常在官府中负责“炊养”的“葆庸”应当是自由民身份的平民女性。

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⑤ 《汉书》卷2《惠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89、90页。

⑥ 《汉书》卷5《景帝纪》,第141页。

⑦ 张荣强:《〈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⑧ 韩树峰:《松柏汉墓53号木牍考——以成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贺学术文库》(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13页。

明此后女性不再承担更役。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记载了一份据“算”派役的文书,为我们提供了女性服役的实例,诸如:

邓得二、任甲二、宋则二、野人四·凡十算遣一男一女·男野人女惠
□□一、姚卑(?)三、□□三、寅三·凡十算遣一男一女·男孝、女绿(?)
晨一、说一、不害二、黄伏(?)三、异三·凡十算遣一男一女·男□女辩^①

山田胜芳亦认为成人女性是以“算”为单位充当徭役征发对象^②。据众多学者研究,十号汉墓的下限是景帝四年,抑或更晚^③。可见西汉前期女性与男性一同被征发服役。史书亦有明确记载,如汉武帝时朱买臣出任会稽太守,“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④。朱买臣的前妻与其夫都被征发“除道”。

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出土的《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以下简称《要具簿》)详细记载了西汉末年堂邑县(今南京六合区)的赋役承担人口,兹摘抄如下:

凡算(算)六万八千五百六十八,其千七百七十九奴婢。
复除罢瘠(瘠)算(算)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五。
定事算(算)四万四千三,多前六百廿二。
凡卒二万一千六百廿九,多前五十一。
罢瘠晚老卒二千九十五。
见甲卒万九千五百卅四。
卒复除繇(徭)使千四百卅一。
定更卒万七千三(二)百八十三。^⑤
一月更卒千四百卅六。(M147:25-1 正面)
一岁诸当食者用谷七万一千八百六十七石三斗六升。
吏员百一十三人。三老官属员五十三人。楼船士四百一十四人。庠工七十人。
民放流不知区处户千卅口三千二百八十八算二千七百一十卒八百廿人。(M147:25-1 反面)^⑥

其中“定事算”,即实际承担赋税徭役的人数,是总算数减去“复算”数所得($68568 - 24565 = 44003$)。根据“凡卒二万一千六百廿九”“定更卒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一月更卒千四百卅六”可知,堂邑县的定算更卒就是董仲舒所说的“月为更卒”^⑦。他们的总人数加上“罢瘠晚老卒二千九十五”和“卒复除徭使千四百卅一”,再加上流民入籍的“卒八百廿人”,亦恰好就是“凡卒二万一千六百廿九”人($17283 + 2095 + 1431 + 820 = 21629$),大致相当于“定事算四万四千三”的一半($21629 \div 44003 \approx 0.4915$)。故所有定算的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113-114页;杨际平:《凤凰山十号汉墓据“算”派役文书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② [日]山田胜芳撰,庄小霞译:《西汉武帝时期的地域社会与女性徭役——由安徽省天长市安乐镇十九号汉墓木牍引发的思考》,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8页。

③ 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年第6期;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文物》1974年第6期;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④ 《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第2793页。

⑤ 按:王彦辉认为“定更卒”数当为17283,查看图版确为17283。参见王彦辉:《秦汉上计制度的考古学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1日第5版。

⑥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⑦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37页。

“卒”都是作为地方预备役军人的男性,他们绝大多数均从事重体力劳役,另外占大约一半的则是承担轻体力劳役的女性,无非没有被单独统计在《要具簿》中而已^①。

东汉仍然如此。1989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5号简牍记载:“民占数以男为女辟更徭论为司寇。”^②李均明、刘军断句为“民占数以男为女,辟更徭,论为司寇”,并征引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说:“当时有人申报户口时将男性改为女性,目的是为了躲避更赋徭役,因而坐罪。此律对研究汉代徭役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表明在徭役负担上显然男女有别,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男性。”^③张荣强则进一步提出:“百姓申报户籍不实,男孩假冒女孩以逃避更役的,判为司寇。”又说:“男女生理条件不同,景帝二年免去妇女更卒之役,是历史的进步。”^④恐怕不确。其一,张文先入为主地认为男性占籍时将自己填报为女性是为了躲避更役,因为女性不服更卒之役,将“民占数以男为女”和“辟更徭”便设定为因果关系;其二,张文忽略了“更徭”和“更役”的区别。杨振红认为:“将‘徭’理解为给中都官或公家供役的正卒劳役,而与‘给郡县’的更卒之役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役,是最妥当的看法。”^⑤亦即由中央调遣的“更徭”与在本郡县所服的“更役”并不相同。我们认为,武威旱滩坡的简文应该断句为:“民占数以男为女,辟更、徭,论为司寇。”其中,“民占数以男为女”和“辟更、徭”之间是相互包含的关系。此处的“辟更、徭”有两种意思,逃避更役或逃避更役和更徭。按第一种意思,“民”针对的应是男性,男性占籍时冒充女性是因为女性在服更役时被分配从事劳动强度较轻的事务,而不是将女性排除在更役名册之外。相反,这恰恰说明女性是被登记在更役户籍中的^⑥,否则占籍时完全没有“以男为女”的可能性。按第二种意思,更徭是国家的正卒劳役,征发的主体对象是已傅籍的男子,与女性并无关系,所以男性占籍时冒充女性即是为了逃避更徭。无论按第一种意思理解,还是按第二种意思理解,实际都不能证明东汉免除了女性更役。

由上可知,秦汉时期女性必须服更役,景帝二年男性二十岁傅籍或昭帝时期二十三岁傅籍的诏令都无法说明女性被完全免除更役^⑦。事实上,现有材料难以证明秦汉时期女性不再践行更役;相反,却记载了女性与男性一同服役并受到优待、从事轻体力劳作的事实,尽管在特殊情况下也不排除女性会从事一些重体力劳作的现象。所谓“而比年水旱,人不收获,凉州缘边,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陈,妻女劳于转运”^⑧,就是一个例证。

二、秦汉女性“半役”及其老小问题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十三篇》记载:“□□□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

① 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68页。

② 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文物》1993年第10期。

③ 李均明、刘军:《武威旱滩坡出土汉简考述——兼论“掣令”》,《文物》1993年第10期。

④ 张荣强:《〈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⑤ 杨振红:《徭、戍为秦汉正卒基本义务说——更卒之役不是“徭”》,《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⑥ 从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M1号墓出土的35号木牍来看,男性傅籍后被登记和统计在单独的名册《南郡新傅簿》中(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而《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表明女性被统计在“定事算”中,并没有像男性服役那样的单独统计名册,其服役身份应是每年八月“案比”时按相应的起役标准登记于户籍之中。如里耶秦简9-2037:“东成户人士五(伍)夫。□妻大女子沙。□子小女子泽若。□子小女子伤。□”(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08页)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69:“□妻大女姜年十八,算一,十四年□□复。”(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岳麓书社,2016年,第218页;凌文超:《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考释》,《文物》2021年第3期)

⑦ 按:汉昭帝时期男性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昭帝时盐铁会议,御史曰:“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西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3《未通》,中华书局,1992年,第192页)

⑧ 《后汉书》卷43《何敞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481页。

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931—932)^①“半作”相当于半役,或劳动强度减低,或服役年限缩短。六十岁及以上是划分低爵与无爵者“皖老”的标准之一,张家山汉简《傅律》明确规定:“不更年五十八,簪裹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皆为皖老。”(357)^②《徭律》中亦有“皖老各半其爵繇(徭),□入独给邑中事”(四〇七)的规定^③,意为到一定年龄成为皖老的人“所服徭役的劳动量是其同级爵位而正常服役者的一半”^④。

根据学界研究的不同结果,秦及汉初的平民(士伍,包括部分低爵者)大致15岁至17或18岁期间都可以算作“小”,需要服半役^⑤。一般认为,秦汉时期的律令规定主要针对男性,所以综合来看,男性从出生到14岁通常不服徭役,15岁至傅籍服轻役或半役,傅籍后成为正卒,按规定承担正规劳役,直至56岁后成为皖老服半役,60岁免老后即可免除所有劳役。那么男性成年傅籍之后承担正式劳役时。成年女性如何服役呢?以及男性傅籍之前和成为皖老之后服半役时,同年龄段女性能否免除所有徭役?现有史料对这一问题尚未有明确记载,我们拟通过男女廩食和廩衣的不同标准来推测使用男女劳动力的规律,进而分析男性服役时女性劳役情况。

首先,里耶秦简中关于刑徒廩食的记载,举例如下:

渭屠粟米一石九斗五升六分升五。卅一年正月甲寅朔丁巳,司空守增、佐得出以食春、小城旦渭等卅七人,积卅七日,日四升六分升一。令史□视平。得手。(8-212+8-426+8-1632)^⑥

□□司空守兹、佐得出以食春、小城旦却等五十二人,积五十二日,日四升六分升一。□令史尚视平。得手。(8-216+8-351)^⑦

成年男性刑徒和女性刑徒称为城旦、舂,未成年则称为小城旦、小舂,如里耶秦简8-145:“小城旦九人……小舂五人。”^⑧迁陵县刑徒廩食时舂和小城旦所廩数量相同,皆为每日四升六分升一^⑨,可见在廩食标准上成年女性相当于未成年男性。

其次,男女廩衣标准,张家山汉简《金布律》规定:

诸内作县官及徒隶,大男,冬襦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袴(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袴(袴)丈八尺、絮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418—419)^⑩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5页。

②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7页。

③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4页。

④ 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⑤ 按:学界对于“小”的年龄判断历来不一,张荣强认为:“汉代的‘小’指14岁以下,‘大’为15岁以上;但战国时期‘小’‘大’是以男子身高六尺五寸(150厘米)、女子身高六尺二寸(143厘米),相当于标准年龄的17岁为界限。”但对“小未傅”的年龄,他又特别强调说:“秦汉时期的‘小未傅’就应该特指15岁以上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未傅籍男子。”(张荣强:《“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役身分的演进》,《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朱德贵提出:“岳麓秦简显示,秦‘小’的年龄上限为18岁以下,而汉代却为1至14岁。”(朱德贵:《岳麓秦简课役年龄中的几个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简牍学研究》第七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4页)又凌文超主张:“秦汉起役的身高、年龄应当是身高6尺、年15岁,两者存在对应关系。”(凌文超:《秦汉时期两类“小”“大”身份说》,《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2期)可见15岁至17或18岁以下属于秦及汉初课役身份中的“小”。

⑥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1卷,第115页。

⑦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1卷,第116页。

⑧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1卷,第85页。

⑨ 参见晋文:《里耶秦简“斗”“升”讹误问题补说》,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二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75—81页。

⑩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5—66页。

律文中出现的“大男”“大女”“未使小男”等,整理小组注释为:“据居延汉简,六岁以下为未使男、未使女,七岁至十四岁为使男、使女,十五岁及以上为大男、大女,其使男、使女与未使男、未使女统称小男、小女。”补充之后,律文中出现的身份从大到小可以排序为“大男”“大女”“使小男”“使小女”“未使小男”“未使小女”。从廩衣物的多少来看,女性所廩衣物数量与更小年龄段男性相同(见表1)。

表1 汉代男女廩衣物数量表		
年龄	身份	廩衣物数量
15岁以上	大男	冬襦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袴(袴)二丈、絮二斤
	大女	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袴(袴)丈八尺、絮二斤
7至14岁	使小男	
	使小女	
6岁以下	未使小男	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
	未使小女	冬袍二丈、絮一斤

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男女廩衣和廩食标准是根据大、小男女的生理条件制定的,将成年女性与更小年龄段男性视为同一标准。同理,这一标准所显示的规律同样可用于分析男女体力劳动及服役问题^①。暂根据前文所述男性服役年龄的划分做成表2。

表2 秦汉男女服役情况对比					
年龄	0至14岁	15岁至傅籍	傅籍至皖老	皖老至免老	免老以上
男性	免役	轻役或半役	全役	半役	免役
女性	免役	轻役或半役	轻役或半役	免役	免役

根据前文已总结的规律推断,女性所服徭役应该也与更小年龄段男性相同,即傅籍男性服更役时,同年龄段的女性相当于15岁至傅籍前的男性服役者。这意味着男性15岁至傅籍前服半役时同年龄段的女性应免除劳役。但问题是,古今中外男女的成年标准尤其婚龄都存在着差异。至少从西汉开始,国家便倡导甚至强制推行男以20始娶、女以15始嫁的最低婚龄,如惠帝六年(前189)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②因此,从劳役来看,健康男性15岁至傅籍前算承担轻役或半役的“未成年人”即“小未傅者”,而同年龄段的健康女性则算“成年人”即“大女”,也应当按“小未傅者”承担轻役或半役(详见下文)。概言之,秦汉平民女性的服役通常都是轻役或半役,并没有从轻役或半役到全役、再从全役到半役的阶段划分,也根本没有“小女子”的服役问题。半役即前引《二年律令·徭律》所载皖老“入独给邑中事”,张荣强将其与睡虎地秦简《徭律》中的“邑中之功”相对应,指地方兴发的徭役^③。张家山汉简《徭律》记载“小未傅”等半役人群具体从事“补缮邑□,除道桥,穿波(陂)池,治沟渠,埴奴苑”等工作,《田律》亦载乡部“恒以秋七月除千(阡)佰(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④,这些事务都是需要征发民众参与的邑中“恒事”。前揭朱买臣的前妻便是为县邑“除道”。而《徭律》亦明确规定县廷不能役使免老、小未傅者和女子承担委输传送等重役或需要离开县境的远役。考虑女性弱势的身体生理状况,并为

① 按:凌文超认为:“廩食身份与课役身份的本质不同。廩食身份根据男女在各生理阶段的饮食需求制定,主要依据是人体基本的摄食需求。课役身份不仅根据人体的生理条件,而且根据国家的赋役需求加以调整。”(凌文超:《秦汉注籍身份异同论——以簿籍分类为前提》,《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尽管如此,廩食标准中“大女”等于“使男”,“使女”等于“未使男”;课役身份中“大女”等同于“小未傅者”等是确定的,因而此说并不影响廩食和课役标准中将成年女性等同于更小年龄段男性的规律。

② 《汉书》卷2《惠帝纪》,第91页。

③ 张荣强:《〈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4、42页。

了更大程度挖掘其劳动价值,女性一般在县邑从事纺织缝纫、炊养、洒扫等适合女性的轻体力劳役。女性的劳役性质与健康成年男性相同,其服役方式也应该与男性相似,即每年可多次服事劳役,服役天数由乡吏记载于徭券,一年累计服役一个月。当然,在男性成为皖老服半役时,女性亦当免役,遑论15岁以下和免老以上了。

秦汉时期将女性等同于男性中的次要劳动力,当男性劳动力服全役时女性应服轻役或半役。同理,当男性次要劳动力中的“罢癘”服半役时,女性“罢癘”也完全被免除徭役。张家山汉简《徭律》载:“金瘕、有口病,皆以为罢癘(癘),可事如皖老。”^①“罢癘”即残疾人,“事如皖老”(408)即服半役。据《周礼》郑玄注:“宽疾若今癘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贾公彦疏曰:

“宽疾若今癘不可事,不算卒”者,汉时癘病不可给事,不计算以为士卒,若今废疾者也。云“可事者,半之也”者,谓不为重役,轻处使之,取其半功而已,似今残疾者也,是其宽饶疾病之法。^②

可见“罢癘可事”是仅就男性残疾人而言的,其女性罢癘则全被算入免役即“不可事”人口之中。

秦汉时期对于残疾人的记载还比较简单,总称为“罢癘”或“笃癘”,如睡虎地秦简《傅律》:“匿敖童,及占癘(癘)不审,典、老赎耐。”整理小组注云:“癘,即罢癘,意为废疾。”^③又荆州松柏汉简《南郡罢癘簿》:“凡罢癘(癘)二千七百八人,其二千二百廿八人可事,四百八十人不可事。”^④《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建宁四年,成里户人公乘某【年】卅九,算卒,笃癘(癘)。”^⑤至西晋时期,则将残疾人分男女记录。2003年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的晋简中有以下四条简文:

口一百卅笃癘男(1—36)

口七百六微癘男(1—60)

口三百九十四微癘男(2—46)

口七百卅三笃癘女(2—71)^⑥

“微癘”指轻度残疾,“笃癘”指重度残疾。按汉代“罢癘可事”或“罢癘不可事”划分,前者相当于“罢癘可事”,需要服半役;后者相当于“罢癘不可事”,不需要服役。这种新的名称更加易于区别残疾的轻重,是西晋对汉代“罢癘”“笃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孔祥军认为:“晋简1—60、2—46皆载微癘男口数,疑其中一简应作微癘女,方合此组微癘男女、笃癘男女的著录格式。”^⑦其实不然。西晋将残疾人分男女记录,说明男、女残疾人服役程度不同,男性重度残疾人不服徭役,轻度残疾人服半役,女性残疾人则免除劳役。因而“微癘男”即尚有劳动能力者需要服半役,“笃癘女”无论残疾程度之深或时间之久,都不用服劳役。反观秦汉,记录残疾人服半役时未区分男女,如前引《要具簿》“罢癘皖老卒二千九十五”。这是因为女性无所谓“皖老”与“免老”,也不承担“卒”的义务,所以仅记载服半役的男性“罢癘”和“皖老”,免除劳役的残疾女性未被包含其中,而是登记在“复除罢癘(癘)算(算)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五”即免役人口之中^⑧。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4页。

②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0《地官·大司徒》,[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第706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傅律》,第143页。

④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

⑤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按:原文无标点,引文系笔者断句。

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岳麓书社,2009年,第99、100页。

⑦ 孔祥军:《西晋上计簿书复原与相关历史研究——以湖南郴州苏仙桥出土晋简为中心》,董劭伟主编:《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注①。

⑧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西晋时期的丁中制再次显现出这一规律。如《晋书·食货志》载：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帛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①

前一部分是输户调的标准，女户与次丁男为户者属于同一等级，所输相同。在占田和课田数量上，女子所得将近男子的一半。“次丁男半之”则指次丁男课田数量是丁男的一半，与丁女所课数量亦相差不大，而之后的“女则不课”与前一句关联，实际应理解为“次丁女不课”。由此可见，无论是输户调，还是占田、课田，女性劳动力都基本相当或略低于男性次要劳动力。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西晋的这一制度规划并不是凭空出现，秦汉或更早时期的类似观念便可谓渊薮。

西晋对于男女成丁年龄的划分已经十分明确：“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秦汉时期尚未有“正丁”“次丁”的表述，女性服役界限的划分也没有西晋时明确，表2所列女性服役年龄仅是为论述方便而附着于男性。实际上，秦汉女性何时服役仍有很多可探讨的空间。比如平民女性应以成为“大女”的时间起役，而女性刑徒皆以被迫开始劳作的时间起役，无论“大女”或“小女”。下文即讨论这一问题。

三、秦汉女性的服役登记及其起役标准

在讨论秦汉女性起役标准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下学界颇具争议的女性傅籍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主张女性不傅籍的学者主要有李恒全和韩树峰。前者引用秦律《内史杂》“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②，认为“士伍，即无爵的男子”，进而提出：“秦汉‘傅籍’的对象是男子。……健康成年女子和轻度残疾者不傅籍。”^③其结论可从，但举例却有些不当。《内史杂》律的重点在于“除佐”，即刚刚傅籍的无爵男子不得担任“佐”的官职，这本身就是在男性范围而言的。后者依据张家山汉简《傅律》提出女子得爵困难，若傅籍包括女子，“就意味着在同一年龄段，具有相应爵位的男性不必傅籍，而无爵位的女性则必须傅籍，相对而言，必然造成傅籍者女性较多、男性较少的结果”^④，违背了傅籍规定的初衷。韩文偏向于将傅籍看作为兵役而设，但众所周知，傅籍兼有徭役和兵役双重性质，且女性是服劳役的，因而就会存在她们从多大年龄开始服役的问题。《傅律》所说应是按爵傅籍的参照标准，并不能表明女性被排除在服役人群之外。

臧知非持相反意见，认为秦汉女性不但要傅籍，而且傅籍的身高标准为六尺二寸。比如：“秦律规定六尺二寸是女子傅籍的身高标准。汉律所云之六尺二寸也应是指女子而言，男子的身高规定还应是六尺五寸。”^⑤该看法也存在举例不当之处。睡虎地秦简《仓律》规定：“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⑥臧文据此认为：“隶臣妾、城旦、舂的身高如此，普通农民也是如此。”^⑦又结合张家山汉简《傅律》规定“当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乌者，以为罢瘠

①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790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第106页。

③ 李恒全：《论秦汉“傅籍”的兵役性质》，《史学集刊》2013年第4期。

④ 韩树峰：《松柏汉墓53号木牍考——以成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贺学术文库》，第1013页。

⑤ 臧知非：《秦汉“傅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

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第49页。

⑦ 臧知非：《秦汉“傅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

(癡)”^①,将秦律刑徒身高标准与汉律男性残疾人标准放在一起讨论,显然不妥。秦律“六尺二寸”是隶妾、舂的身高判定标准,汉律“六尺二寸”是男性罢癡的身高判断标准,并不能说明平民女性也是如此。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便明确记载,身高“六尺”是平民女性划分“大”“小”的节点——“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 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②显而易见,秦律对隶妾、舂采用的是就高标准,对平民女性则采用的是就低标准,其具体原因尚难以说清。从实际情况来看,秦汉时期的傅籍也的确是专指成年男性的服役而言的。

我们认为,秦汉平民女性服役有自己的登记方式,与国家专门规定的男性傅籍无关。因为女性的成年年龄和婚龄均早于男性,所以她们的起役登记也都要早于同年龄段的男性,且不必另外登记。以秦及汉初为例,国家对于女性是否成年的一个主要判定标准,就是已婚还是未婚。而学界亦公认,秦汉女性的最早婚龄一般都在15岁左右(男性的最早婚龄为20岁左右)。因此,在15岁左右的女性结婚后,她们便作为应当服役的“成年人”被登记在户籍之中,其未婚者亦可通过身高登记为“大女”或“大女子”,并一直延续到“免老”。但与这些“成年”女性同年龄段的男性完全不同,他们都应当作为承担轻役或半役的“小未傅”登记,至成年即“大男”服全役时再通过傅籍另外登记。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专门对成年男性服役制定傅籍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因。

从现有记载并参照山田胜芳等学者的研究来看,秦代女性的起役标准以婚姻为主要判定方式^③。如《岳麓·伍》载秦令曰:

·段(假)正夫言:得近<从>人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招等廿四人,皆当完为城旦,输巴县盐。请:论轮<输>招等【廿四人,故】代、齐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比故魏、荆从人。(013正+014正)^④

律文中招等24人被输往巴县,依据的律令规定是“故代、齐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比故魏、荆从人”。其中“已傅嫁者”当断句为“已傅、嫁者”,指代、齐“从人”已经傅籍的儿子或者已经出嫁的女儿。可见,如果判断男性成人和服役的标准是傅籍,那么判断女性的即是婚姻。《岳麓书院藏秦简(肆)》载秦律规定:

其亡居日都官、执法属官、禁苑、园、邑、作务、官道畝(界)中,其嗇夫吏、典、伍及舍者坐之,如此律。免老、小未傅、女子未有夫而皆不居偿日者,不用此律。(057正+058正)^⑤

律文将女子与免老、小未傅等被优待者并列,特别说明“未有夫”的女子不用补足应服的劳役天数。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封守》有“子大女子某,未有夫”的记录^⑥,表明士伍甲已经成年的女儿因“未有夫”而被登记在查封名单上。汉初的情况与此类似,张家山汉简《收律》规定: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174—175)^⑦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8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第222页。

③ 按:日本学者山田胜芳提出:“(汉代)女孩如果出嫁的话,即使年龄还小,也要被视为‘大’,负担为国服役的义务。”([日]山田胜芳著,庄小霞译:《鸠杖与徭役制度》,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但文中对这一看法并未展开详细论述。凌文超则利用里耶秦简户口简进一步证明秦汉时期女子“小”“大”之分应以婚姻为界。(参见凌文超:《秦汉注籍身份异同论——以簿籍分类为前提》,《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

④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43页。

⑤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57—58页。

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封守》,第249页。

⑦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32页。

罪人已经成婚、傅籍且为户的子女被排除于收律之外。正如凌文超所说:“傅籍、婚嫁是秦汉时期制度上划分各类社会身份的基本依据。”^①

当然,秦汉时期还存在一些符合服役条件却未婚嫁的女性,如前引“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大女子某”被划分为“大”的标准之一应是身高。又《法律答问》“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亦充分说明:除合法婚姻外,秦时身高“六尺”很可能就是划分平民女性“大”“小”的标准。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上刻有一些文字,如“大女子娵”“小女子”“小男子”等^②。这些“大女子”均达到已婚或身高六尺的服役标准,参与官营手工业漆器制作,有些“大女子”也应该是被强迫服役的刑徒。而“小女子”和“小男子”,则可能是由于家人犯罪被罚作刑徒的未成年人。另据《汉书·地理志下》:“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③齐地长期有“长女不得嫁”风俗,那些不嫁的“长女”们定然大部分属于符合服役条件的成年女子。她们皆为“巫儿”,是家族的“主祠”者,在观念上往往被视为已嫁给神灵^④。其他地区也有类似风俗,例如:“陈国,今淮阳之地。……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⑤为了繁殖人口,并防止过多“不嫁”的成年女性脱逃徭役,汉惠帝不得不严令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东汉时期也是如此,《后汉书·循吏列传》载:“(任)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⑥强制当地女子在十五岁到四十岁必须成婚。因此,就制度而言,汉代也将十五岁作为除婚姻外判断女性是否成年的年龄界限。

秦汉时期,婚姻一直作为判断女性服役的主要标准,身高和年龄作为辅助标准。从以往研究来看,秦及汉初的男性傅籍标准是身高制和年龄制并用,如里耶秦简 16-9a:“【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启陵乡庠敢言之。都乡守嘉言:渚里不□劾等十七户徙都乡,皆不移年籍。”^⑦前引张家山汉简《傅律》规定:“当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乌者,以为罢瘠(瘠)。”而景帝二年之后男子傅籍以年龄二十岁为准,昭帝即位后又以二十三岁始傅。至于女性,由于史料匮乏,我们无法得知身高作为次要标准在秦至两汉是否出现了变化。但至少从惠帝开始,年龄或婚姻即共同成为成年女性起役的判定标准。魏晋因之,东晋南朝便明确规定:“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⑧至于具体情况,只能留待新材料的发现。

① 凌文超:《秦汉注籍身份异同论——以簿籍分类为前提》,《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

②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24、125、132页。按:关于漆器上大女子、小女子、小男子的身份,学界有不同看法。肖亢达认为是漆工的子女,“反映了秦代官营手工业作坊里是使用了童工的”;杨剑虹认为,漆器上刻小男子、小女子是为了“谎报年龄,逃避服役”;朱学文认为漆器是私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上面刻的是工匠子女,刻字漆器是他们做学徒期间的实习产品(参见肖亢达:《云梦睡虎地秦墓漆器针刻铭记探析——兼谈秦代“亭”、“市”地方官营手工业》,《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杨剑虹:《从云梦秦简看秦代手工业和商业的若干问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朱学文:《有关秦漆器铭文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我们认为,刻在漆器上的人应该是在官营手工业作坊服役的男女工匠及刑徒,其中“小女子”和“小男子”很可能是因为家人犯罪而被罚为小城旦舂或小隶臣妾的未成年人。

③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61页。

④ 晋文:《秦始皇未曾破坏母系制遗存——与张岩先生“破坏”说商榷》,《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⑤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53页。

⑥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任延》,第2462页。

⑦ 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中西书局,2016年,第208页。按:臧知非认为:“秦朝傅籍根据身高和年龄的双重依据进行。”(臧知非:《秦汉“傅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凌文超也认为:“秦王政十六年之前,课役以身高为主要依据,但年龄也是重要参考,在关键的节点身高基准与年龄逐渐存在对应关系。”(凌文超:《秦代傅籍标准新考——兼论自占年与年龄计算》,《文史》2019年第3辑)

⑧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74页。

厘清了女性的起役标准,尚需说明其年老时免除劳役的情况。如前所述,男性昫老之后服半役时女性应免除劳役,所以女性并无所谓“昫老”或“免老”,而是到达“老”的年龄即免除所有劳役。那么女性何时才能成为“老”并免除劳役呢?从现有材料来看,除了“士五”即无爵男性的免老规定,主要有两个参照标准:一是“女子比其夫爵”(372)^①,即女性成为“老”的年龄按照其丈夫爵位对应的昫老标准来划分。如张家山汉简《具律》规定:“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83)^②在登记女性的身份时以其丈夫的爵位为主要参照。二是失去丈夫的寡妇,即“有爵寡”(136正)^③,按照其丈夫生前爵位对应的昫老年龄成为“老”。张家山汉简《傅律》:“不更年五十八,簪裹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皆为昫老。”(357)^④这些有爵男性的妻子或遗孀也是以此年龄作为“老”的标准。

四、汉代女性“产子复”问题

“产子复”是两汉时期针对女性怀孕生产制定的一项赋役优待政策。从汉承秦制来看,这项政策也很可能有秦代(国)重农政策的渊源关系。高祖七年(前200)春,朝廷便开始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颜师古注曰:“勿事,不役使也。”^⑤沅陵虎溪山汉简《计簿》是汉文帝时期沅陵侯国上计文书的底本,其中有“复算百七十,多前四,以产子故”(59)^⑥的记载,也是因女性产子而享受“复算”的优待政策。东汉沿袭了这一规定,光武帝前期“民有产子者复以三年之算”^⑦。章帝元和二年(85)春正月,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⑧此处所说的“《令》”,指的就是光武帝时“民有产子者复以三年之算”,章帝时在此基础上加大了优待力度。长沙尚德街东汉户籍简亦载:“□妻大女姜年十八,算一,十四年□子复。”^⑨据凌文超考证,该简的制作年代可能为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由此观之,“产子复”是两汉时期一以贯之的政策,曾被真正执行。

问题在于,“产子复”免除的是怀孕、生产女性及其丈夫的算赋还是徭役,或者赋、役皆免?学界形成了三种不同看法:一是免除徭役说。以山田胜芳和臧知非为代表,山田胜芳先是提出“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说明至少在西汉前期,“产子复”是指免除生产妇女的徭役^⑩。后又补充说明:“我认为这里对怀孕、生产女性的优待,是从确定怀孕到生产后的两年内免除徭役。”^⑪臧知非也认为:

这里“勿算三岁”“勿算一岁”是“复”的内容,“算”并非单指“算赋”。因为怀孕和哺乳,既增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9页。

②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20页。

③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13页。按:学界对于“有爵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寡妇占有爵位,二是参照亡夫爵位享受待遇(参见孙玉荣:《秦及汉初简牍中的“寡”——以爵位、户籍、经济生活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2期)。无论哪一种观点,判定女性何时为“老”都要参照《二年律令·傅律》中昫老的年龄标准。

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7页。

⑤ 《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63-64页。

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19页。

⑦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1页。

⑧ 《后汉书》卷3《章帝纪》,第148页。

⑨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第218页。根据凌文超《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考释》(《文物》2021年第3期)缀合。

⑩ [日]山田胜芳:《秦汉财政收入の研究》,汲古书院,1993年,第178页。

⑪ [日]山田胜芳著,庄小霞译:《西汉武帝时期的地域社会与女性徭役——由安徽省天长市安乐镇十九号汉墓木牍引发的思考》,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七》,第318页。

加开支也需要人照顾,只免除“算赋”不免除徭役,并不利于鼓励生育。这里的“算”若理解为计算、登记即三年不计入服役名籍,同样文通字顺,更符合鼓励生育政策。^①

二是免除算赋说。以袁延胜为代表,他提出东汉时期的诏令“规定对生子的母亲免除三年的算赋。章帝乙酉诏书又在此诏令基础上有所优待,除了产子者免除三年算赋以外,还免除其丈夫一年算赋,并给胎养谷三斛。”^②三是免除算赋和徭役说,杨振红便认为在“勿事二岁”与“勿算三岁”中,“‘事’并非单指徭役,‘算’也非单指算赋,两字均含有徭、赋两方面的意思”^③。

要解决“产子复”所涉“勿事二岁”“勿算三岁”中“事”“算”的涵义,长沙尚德街东汉户籍简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例证,凌文超将其缀合如下:

□□里户人士伍□年□□算□卒,十四年产子复
 □妻大女姜年十八,算一,十四年□子复
 子士伍官年一。□
 凡□□(口三)事【二】,算二复,甲卒一人,赏二千六百(69+68)^④

关于该户籍简,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首先,户人之妻“十四年产子复”免除的是其应当承担的“算一”,即算赋和半役。“产子复”的本意在于鼓励生育,增加国家人口。一个怀孕或生产的妇女肯定是难于承担更役的,在生产后因照顾小孩也很难从事一些常规工作来换取交纳算赋的钱财,故两汉时期才规定产子妇女“勿事二岁”或“勿算三岁”,而不是仅免除生产当年的赋役。

其次,户人即怀孕、生产妇女的丈夫应如何免除赋役?凌文超认为:“户人‘十四年产子复’,据户计简‘算二复,甲卒一人’的统计,复除的是‘算’,而不是‘卒’,这类户口简注记‘复’,并非算、卒皆复除,而是复算,或复卒。”^⑤即将“算卒”分训,指“算一(人)”和“甲卒一人”,户人仅免除“算”的义务,不免除“甲卒”的义务。此说有误。依照凌文超的理解,“算卒”指“算一人”和“甲卒一人”。但“算卒”所以要缴纳“算钱”即算赋,却并非因为“‘算卒’之‘算’是‘算一人’”的缘故,而是因为适龄男子(包括女子)本身就须缴纳算赋^⑥。“算卒”是秦汉赋役体系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指“算甲卒”,即成年男子承担徭役,以往的史料中也未见有此分训的先例^⑦。

我们认为,户人“十四年产子复”是将其算赋和徭役全部免除,理由有二:其一,从“凡口三”来看,该户属于典型的核家庭,包括一对年轻夫妇及其新生的儿子。秦汉时期产子即要求登记户籍,在里耶秦简中便有五个月的新生儿著录户籍的记载——“媼皙色,长二尺五寸,年五月,典和占。”(8-550)^⑧从“士伍官”年仅一岁可知,户人“十四年产子复”的时间应该是其妻生产当年,正好与章帝时的“产子复”诏令所言“复其夫,勿算一岁”对应。在仅有两个成年劳动力的家庭中,妻子因生产无法劳作的同时,丈夫却要派遣从事“甲卒”义务,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更不符合国家因鼓励生育而制定“产子复”政策的初衷。其二,在两汉时期鼓励生育的政策中,一般都会免除多子女家庭中的父亲或一个成年男性的徭役。《二年律令·傅律》规定:“民产子五人以上,男傅,女十二岁,以父为免□者;其父大夫也,

① 臧知非:《“算赋”生成与汉代徭役货币化》,《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袁延胜:《天长纪庄木牍〈算簿〉与汉代算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

④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第218页。根据凌文超《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考释》(《文物》2021年第3期)缀合。按:“【二】”乃笔者根据文意所加,详见下文。

⑤ 凌文超:《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考释》,《文物》2021年第3期。

⑥ 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第219-235页。

⑦ 徐媛、晋文:《“算卒”辨析:东牌楼东汉户籍简新探》,《中国农史》2023年第6期。

⑧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第178页。

以为免老。”^①“以父为免□者”已难以判断其意,大体可知某家如果产子五人以上,当男孩傅籍,女孩十二岁之后,其父若为大夫,可以被判定为“免老”。“免老”指因年高而免除徭役者。服虔注引《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②这是针对年老者免除兵役而言。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御史曾言:“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③五十六岁以上便可以免除力役。不同爵位的人成为免老的年龄不同,《二年律令·傅律》:“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裹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④(简号:365)可见在产子五人以上的家庭中,即使其拥有大夫爵位的父亲未达到五十八岁,也可以按“免老”的规定免除徭役。据长沙尚德街084“诏书”简记载:“民【两】产满五【女】,复卒一人,【家】无可复,【得便(?)科别】。”^⑤杨小亮认为“两产”可理解为妻和妾共同生产。诏书规定一个家庭中如若所生女儿的数量达到了五人以上,可以免除家中一个成年男性“卒”的义务。综上可知,户人“十四年产子复”不仅是指免除算赋,同时也免除了徭役。南齐明帝建武四年(497)春正月壬寅,诏曰:“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⑥徭役同样包括在蠲免范围之内,南齐“产子复”的规定应是承袭汉代而来。

最后,年仅一岁的“士伍官”是否需要缴纳口钱?凌文超认为:“子官即使年仅一岁,从‘凡口三事’来看,他也有缴纳口赋(小口收钱)的义务。”^⑦《汉书·贡禹传》记载:

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⑧

元帝采纳贡禹的谏言,“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⑨。汉元帝时将口钱征收的年龄改为七岁,之后的典籍中均未见关于口钱缴纳年龄变动的记载。凌文超用《水经注》注引《零陵先贤传》的记录——“汉末多事,国用不足,产子一岁,辄出口钱,民多不举子。”^⑩——来说明东汉末年缴纳口钱的年龄已改为一岁。且不说《零陵先贤传》作为孤证是否完全可信,或具有地域特征和夸大嫌疑,从尚德街户籍简来看,也不可能免除了父母的算赋,反而征收其年仅一岁的新生儿口钱,这与“产子复”鼓励生育的意图完全不符。若此说成立,即证明当时已废除了“产子复”的政策。这显然违背史实。而且“凡口三事”的家庭类型也不仅仅是“凡口三事三”一种,还有“凡口三事二”和“凡口三事一”的情况。如走马楼吴简:“凡口三事二,第二事一。”(壹·2901)^⑪从“子士伍官年一”来看,此类家庭亦应当是“口三事二”。

因此,在尚德街户籍结计简“凡口三事”后应补充“【二】”字,完整格式为“凡口三事【二】,算二复,甲卒一人,费二千六百”。意为该户有三口人,其中父母二人需要承担算赋和徭役的义务,因“产子复”而免除了母亲的算赋和半役(轻役),同时免除父亲的算赋和“甲卒”的义务,一岁的新生儿则没有“事”的义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8页。

② 《汉书》卷1《高帝纪上》,第37-38页。

③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3《未通》,第192页。

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7页。

⑤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第115页。按:文中加“【】”字乃根据杨小亮的最新校订而改,详见杨小亮:《长沙尚德街084号东汉“诏书”木牍补征》,《文物》2021年第3期。

⑥ [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6《明帝本纪》,中华书局,1972年,第89页。

⑦ 凌文超:《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考释》,《文物》2021年第3期。

⑧ 《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5页。

⑨ 《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9页。

⑩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8《湘水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892页。

⑪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下),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954页。

务。此即“算二复,甲卒一人”的含义^①。至于妻子生产一年之后即建安十五年及以后户人是否还免除赋役尚不可知,章帝时的诏令仅言怀孕女性复算三年,其丈夫在妻子生产当年免除算赋和“甲卒”。汉高祖时“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未涉及生产妇女的丈夫如何免除赋役。从常理来说,可能也多少享有优待。

结 语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和启迪。首先,战国秦汉时期对于女性劳动力的认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商君书·兵守》曰:“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②表明商鞅变法时期秦国女性要服兵役^③,只不过在军中负责后勤事务。《岳麓书院藏秦简(柒)》记载:“·簪裹妻緹得虎狗一,为緹夫除一岁繇(徭)戍,不_除除繇(徭)戍,赐五百钱,有等比焉。”(062正)^④簪裹妻緹捕得一只虎狗,作为奖励,为其夫免除一年徭戍,间接说明秦统一前后女性已无需承担兵役义务。一般情况下女性到所在县邑服更役,在劳役性质上与男性相同,只是从事女性擅长的纺织和烹饪等轻体力劳役。通过男女廩衣食标准所显示的规律推测,以及简牍记载,男性正常服役时女性服半役,男性“皖老”服半役时女性应免除徭役。成年女性成为国家劳役中的次要劳动力,并不再另外登记服役事项。

其次,传世文献关于女性起役标准的史料极其稀少,仅有的服役年龄记载也都是针对男性。大致说来,秦代主要以婚姻作为成年女性的起役标准,辅之以身高和年龄,汉代则以年龄或婚姻为主。其身高通常为六尺以上,而年龄应在十五岁左右。更重要的是,秦汉平民女性的服役通常都是轻役或半役,并没有像男性那样从轻到重、再从重到轻的阶段划分,她们的起役登记也都要早于同年龄段的男性。这也是秦汉成年男性需单独傅籍的一个根本原因。延续至孙吴时期,在户籍登记中便出现了对未婚成年女子和已婚未成年女子的记载,如“□子小女积年十八算一”(貳·2909)和“康小妻大女端年十三”(貳·3115)等。^⑤这表明在孙吴时期婚姻又成为判定女性“大”“小”的主要标准。

再次,制度规定和实际操作产生的差距不可忽略。从制度来说,占编户人口比例一半之多的女性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服役人员名册之外,这也是国家希望最大可能掌握劳动力的设想。但实际上,秦汉统治精英也不得不考虑男女体力的轻重问题。《要具簿》所记堂邑县的赋税和徭役承担人数,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铁证。在“定事算”即实际承担赋税徭役的人数中无疑是包含女性的,无非女性从事杂役等轻体力劳作,而男性因承担“卒”的重体力劳役被单独统计罢了。同样,“产子复”所免除的“算”也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单指算赋或单指徭役,而是指免除算赋和徭役;怀孕、生产的妇女复算三年,其夫复算一年。

最后,性别分工和优待妇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男女生理特点不同,从事的工作各有差异,秦汉王朝作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开始,对两性分工的认识与实践已渐趋成熟。以劳动技术和劳动强度为标准,彭卫便分别列举了十三种不适宜女性从事的职业,以及十二种女性可以从事的工作领域^⑥。由于生理结构和劳动体力的原因,古代的劳役体系不得不将女性作为优抚的对象,在实际劳作中按次要劳动力看待。若先秦秦汉时期还只是这一理念和做法的发端,那么魏晋以后各朝的妇女半役和免役规定便完全成为一种定制了。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按:关于户计简“凡口○事○,算○事○”的详细论证,参见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第369-375页。

② 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3《兵守第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74页。

③ 王子今、孙中家:《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军》,《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

④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第81页。

⑤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貳)》(下),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776、781页。

⑥ 参见彭卫:《汉代女性的工作》,《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